

莫斯科特列季科夫美术馆印象

未西寅

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有座著名的美术馆——特列季科夫美术馆。

巴维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列季科夫(1832年—1898年)出生于富甲一方的大商人家庭,他继承了大量遗产,并将财富继续扩大。他在商业、金融、纺织业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他酷爱艺术,醉心于绘画收藏,特别是对俄罗斯本土绘画情有独钟,年轻时就开始收藏本土画家的作品,并有创办公共美术馆的想法。1856年,他以自己的收藏建了一个画廊。1860年,特列季科夫给自己的好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热切地想创办一个民族画廊,对于我这个真诚的艺术品迷恋者来说,没有比建立一个大众化的、由精美的艺术品组成的民众共享的艺术殿堂更美好的愿望了。这个艺术殿堂能够使许多人获益匪浅,也会给他们带来无比的精神快乐。”1881年,这座私人画廊向公众开放,免费供人参观。这是俄罗斯第一座向公众开放的美术馆。

19世纪70年代,特列季科夫积极支持当时反对俄国专制体制的“巡回画派”画家进行创作,并大量购买“巡回画派”的画作,极大地提高了“巡回画派”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他被“巡回画派”画家称为“知音巴维尔”。特列季科夫的弟弟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特列季科夫(1834年—1892年),喜欢收藏西欧绘画,于1877年至1881年出任莫斯科市长。1892年,在弟弟去世的当年,按弟弟的遗嘱,特列季科夫将自己和弟弟的所有艺术收藏品以及存放艺术品的建筑一起捐赠给了莫斯科市。第二年,特列季科夫美术馆对外开放,特列季科夫成为第一任馆长。1898年12月6日,特列季科夫与世长辞。根据他的遗嘱,莫斯科市杜马作出决定,特列季科夫美术馆的领导代表着莫斯科市的荣誉,应该由该市的第一公民,莫斯科市长来担任。

美术馆最初是一座建于1851年的住宅性质的俄式建筑,坐落在莫斯科河旁,与克里姆林宫隔河相望。由于藏品不断增加,美术馆于1873年、1882年、1885年、1892年、1902年至1904年进行扩建。美术馆外墙上用古俄罗斯连体字书写着:“巴维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列季科夫和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特列季科夫莫斯科美术馆。1856年,巴维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列季科夫创建,并按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特列季科夫的遗嘱将其藏品一并由巴维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列季科夫捐赠给莫斯科。”十月革命后,1918年6月3日,列宁签署了《改莫斯科特列季科夫画廊为国家博物馆》的法令,特列季科夫美术馆成为国立美术馆。

特列季科夫兄弟当年捐赠的藏品有3500件左右,美术馆成立后,又继续收藏了很多作品,到现在已有5万多件藏品,是收藏俄罗斯本民族绘画作品最完整的美术馆之一。在收藏俄罗斯本民族绘画精品方面,该馆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博物馆、莫斯科的俄罗斯历史博物馆并列三大博物馆。

特列季科夫美术馆绘画精品很多,这里列举几幅有历史意义的画作。

一、列宾(1844年—1930年)于1885年画的《伊凡雷帝杀子》。伊凡四世(1530年—1584年)又被称为伊凡雷帝,伊凡大帝,3岁时父亲伊凡三世去世,即位后由母亲等人摄政,后母亲被暗杀,由其舅舅摄政。1547年,伊凡四世在克里姆林宫戴上了罗马皇帝使用过的王冠,加冕沙皇,成为俄罗斯第一个沙皇,开始执政。从这时起,莫斯科大公国改为俄罗斯沙皇国,又称俄罗斯;俄罗斯君主不再称莫斯科大公,改称沙皇。沙皇这一称呼是凯撒的俄语发音,在伊凡三世时期已经使用过,但尚未固定下来。在伊凡四世当政后,这一称谓成为俄国君主的正式称谓。伊凡四世在位期间,确立了农奴制,强化中央集权,削弱地方领主权力。为强化专制,1565年至1572年,他屠杀了4000多名大贵族。伊凡四世在屠杀扩张方面很有作为。1552年吞并了喀山汗国,这一胜利是俄罗斯历史上重大的转折点,改变了俄罗斯人与蒙古鞑靼人的力量对比,标志着从此以后俄罗斯力量强于蒙古鞑靼人的力量,也为俄罗斯越过乌拉尔山脉吞并地域辽阔的西伯利亚扫平了道路。接着,1556年吞并了阿斯特拉罕汗国,1579年吞并了西伯利亚汗国,俄国的领土向东北大幅推进,进入西伯利亚。此外,为争夺波罗的海出口,他与波兰、立陶宛、丹麦、瑞典等国从1558年至1583年征战了25年,最终失败,直至100多年后,这个夙愿才由彼得大帝完成。伊凡四世自幼冷酷无情,有很强的猜忌心理,残忍、嗜杀成

性,又有“恐怖的伊凡”之称。

1581年11月16日,伊凡四世意外发现自己的儿子、王储伊万的妻子,也就是自己的儿媳,穿着不符合礼仪规定,不禁勃然大怒,上前对儿媳大打出手。此时儿媳已经怀孕,遭伊凡四世暴打后流产。伊万赶到,上前保护妻子,结果被伊凡四世用手中的权杖击中头部,头破血流而死。也有人说,是伊凡四世听信谗言,怀疑儿子要篡位,在争吵中,用权杖击中了儿子太阳穴致死。列宾的经典之作《伊凡雷帝杀子》,描绘的就是这个场景。画中表现的是,伊凡四世杀死儿子后,从狂暴中清醒过来,跪坐在红地毯上,右手把儿子搂在怀中,左手试图捂住儿子头上血如泉涌的伤口,脸上溅上儿子的鲜血,眼中流露出惊惧和无助的神色。而伊万的眼睛还没有合上,双目无光,半躺在伊凡四世的怀中,左手支地,似乎试图挣扎着站起来。沉重的金属权杖沾满鲜血,被遗弃在一旁。

伊万死后,伊凡四世除了弱智的儿子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以外,再没有继承人。虽然伊凡四世的未婚妻子给他生了儿子季米特里,但很多人认为这个儿子是非法所生,不能立为王储。伊凡四世无奈,只好将费奥多尔立为王储。1584年,伊凡四世去世,费奥多尔继位,由其舅舅摄政。1598年,费奥多尔去世,因其没有子嗣,政权慢慢转移到外戚罗曼诺夫家族的手中,这就是伊凡四世杀子的恶果。

俄罗斯于862年由留里克家族奠基,14世纪建立莫斯科公国,1480年伊凡三世击败蒙古人取得独立,留里克王朝一直延续到1598年。从此之后,开启了俄罗斯历史上的罗曼诺夫王朝阶段,俄罗斯走向强大。

二、苏里科夫(1848年—1916年)的历史画“三部曲”。苏里科夫是“巡回画派”的重要画家。他画的《女贵族莫洛卓娃》《近卫军临刑的早晨》《缅希科夫在别留佐夫镇》,分别反映了俄罗斯历史上的三大事件。

《女贵族莫洛卓娃》创作于1887年,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事件:阿列克谢一世(1645年—1676年在位)是彼得大帝的父亲,俄罗斯的第10位沙皇,也是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二位沙皇。他当政后,1652年全俄东正教大牧首尼康提出宗教改革,主张按照拜占庭方式改革宗教制度,统一各地教会宗教仪式,加强教会的集权。这有利于加强沙皇专制,所以获得沙皇的支持,但相当一部分贵族和宗教人士反对此举,他们主张维护旧礼法,女贵族莫洛卓娃就是当时一个著名的反对者。她是沙皇的亲戚,乐善好施,仗义疏财,经常接济穷人。她笃信旧教,主张“人民的宗教”,反对宗教专制,受到沙皇和教廷的迫害,被捕流放。《女贵族莫洛卓娃》就反映了她被捕流放的场景:画面是莫洛卓娃乘坐的雪橇飞驰而过,她身着黑色的裘皮,手上戴着镣铐,面颊清瘦、脸色苍白,但坚毅果敢,右手高举,伸出两个手指画十字,这一动作是旧教与新教区分标志,新教以三个手指画十字。画面分为两部分,一大部分是旧教的信徒,他们大多是得到过莫洛卓娃施舍的流浪汉,有人,有的人掩面悲哀哭泣,有一个乞丐伸出两个手指画十字,与莫洛卓娃相呼应;另一部分则是兴高采烈的新教拥护者。莫洛卓娃后死于流放的监狱中。宗教改革发展到后来,尼康提出,教权高于君权,受到沙皇的打压,将其流放,因为沙皇绝不允许教权高于君权。

《近卫军临刑的早晨》创作于1881年,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事件:阿列克谢一世1676年去世后,长子费奥多尔继位,这是一位疾病缠身的沙皇,于1682年撒手人寰。费奥多尔没有子嗣,要在他的兄弟姐妹中选择沙皇。最为活跃的是彼得大帝的姐姐索菲娅公主,她希望自己的亲弟弟伊凡继位,因伊凡形同白痴,她可以控制。但东正教大主教坚决不同意,东正教联合其他势力,拥戴后来的彼得大帝继位。妥协的结果是,16岁的伊凡五世和4岁的彼得大帝共同作为沙皇,由索菲娅摄政,索菲娅成为“无冕沙皇”。1689年,彼得大帝发动政变,囚禁了索菲娅,解除了伊凡五世的皇权。彼得大帝亲政后,深感俄国落后于西欧,决心进行改革,大力推行西化。1697年至1698年,他到西欧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他以一个下士的身份,化名率领大约由250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出访西欧。在旅行期间,他走访工厂、学校、博物馆、军火库,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当过船长,在英国造船厂当过船工,在普鲁士学过射击,甚至还参加了英国议会举行的一次会议。回国后,彼得大帝推行了全面西化措施,但改革遭到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

1697年,正在西欧考察的彼得大帝得知国内近卫军(也称“火枪手”)企图发动政变,拥立索菲娅称帝。这支近卫军是在16世纪中叶由伊凡四世建立的,用于保卫沙皇和皇室,但逐渐成为一股守旧的贵族势力。1698年9月至10月,共有1000多名近卫军被处死,195名近卫军被处以绞刑,彼得大帝亲自监刑。《近卫军临刑的早晨》描绘的就是这个场景。画面里的几个近卫军官慷慨赴死,有的在安葬即将永别的亲人,有的在怒视远处监刑的彼得大帝,场面凄楚悲壮。

《缅希科夫在别留佐夫镇》创作于1881年至1883年,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事件:缅希科夫(1673年—1729年)曾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附近街上一个卖馅饼的孩子。1686年的一天,年仅14岁的彼得大帝,尽管已经当了4年皇帝,但在街头见到比他小一岁的缅希科夫,立即玩到一起,互相产生好感。彼得大帝下令将缅希科夫编入军队,给自己当勤务兵。从此,缅希科夫一直陪伴着彼得大帝。缅希科夫率军打仗,取得多次胜利,于1709年被授予陆军元帅头衔。缅希科夫主持建设了新的首都圣彼得堡及多个著名建筑。彼得大帝的妻子,出生成为沙皇的叶卡捷琳娜一世,出生于立陶宛的一个农民家庭(当时属于瑞典),长大后嫁给一个瑞典骑兵。在一次战斗中,她被缅希科夫军队俘获,成为军妓,被缅希科夫宠幸。后彼得大帝在缅希科夫家认识了叶卡捷琳娜,她成为彼得大帝第二任妻子。彼得大帝1725年去世后,在缅希科夫的拥戴下,叶卡捷琳娜一世继承皇位,缅希科夫也权倾一时。缅希科夫看到叶卡捷琳娜一世病重,想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彼得大帝的孙子,未来的沙皇彼得二世。他趁女皇病重,劝说女皇签署了允许婚配的遗嘱。1727年5月23日,女皇去世后10天,彼得二世(1715年—1730年)与缅希科夫的女儿举行了订婚大典。这一年,彼得二世12岁,缅希科夫的女儿16岁。缅希科夫想利用婚姻关系,当摄政大臣,但正在这时,缅希科夫病倒了。他的政敌利用这个机会,说服小沙皇,将其软禁,去一切职务,没收所有财产,流放他乡,婚约也自然解除。1727年9月10日,缅希科夫被赶出首都,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别留佐夫镇,两年后死在那里。在《缅希科夫在别留佐夫镇》的画面上,缅希科夫和他的孩子们坐在桌旁,除了小女儿在读书外,其余人都在沉思。身强体壮,神色严峻的缅希科夫紧握拳头,仿佛在回忆以往的辉煌,思考当下困境,筹划化险为夷的办法……

三、马克西莫夫于1954年创作的《小拖拉机手萨拉》。马克西莫夫(1913年—1993年)是中国人民最为熟悉的俄罗斯画家。1955年,他作为莫斯科苏里科夫美术学院教授,受苏联政府委托,接受中国文化部的邀请,来到中国,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了为期两年半(1955年—1957年)的全国油画训练班,对来自各地的21位青年画家进行了系统的培训。他培养了一批新中国的油画大家,包括詹建俊、靳尚谊、侯一民、冯法祀等。这些有才华的中国青年画家,经过马克西莫夫的培训,结合中国的绘画传统,创作了一批中国美术精品。在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毕业创作展览上,朱德元帅前去参观,并与马克西莫夫和全体训练班学员合影留念。

马克西莫夫在中国期间,亲身感受到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他经常与学生一起到各地写生、体验生活,深入到工厂、农村、学校,深入到街头巷尾、农家小院、打谷场中、车间工地、渔村港口,了解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和他们的所想所思,也了解了许多不同于苏联的中国传统、风俗、习惯。同时,马克西莫夫注重学习中国文化艺术,他研究中国绘画、欣赏中国音乐、观看中国戏曲、学习中国历史、体验中国民俗。他还结识了许多中国艺术家,并为之成为很好的朋友。他曾拜访94岁高龄的齐白石,并观摩了齐白石作画的全过程。在中国期间,他也是马克西莫夫创作的旺盛期,他创作了许多中国题材的油画,如《中国的农村》《北京街道》《中国的打谷场》《中国的水稻田》,还有《文学家郭沫若》《画家吴作人》《画家齐白石》等。

《小拖拉机手萨拉》描绘的是一个农村青年拖拉机手在劳动间隙的情景,他面庞黝黑,衣衫浸透着汗水,脸上洋溢着朴实的笑容,背后是他驾驶的拖拉机。这幅画于1955年一经展出,立即受到高度评价,奠定了马克西莫夫在苏联画坛的地位。这幅画被特列季科夫美术馆永久收藏,并长期陈列。



汉学家用毛笔题字签名 秦毅摄

本报讯(驻陕西记者秦毅)9月7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总协调,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陕西师范大学承办的2019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西安班在陕西西安开班。来自26个国家的33名海外青年汉学家将围绕“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中国西部开发的历史与现状、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以及“一带一路”背景下民间文化的繁荣发展等主题展开研修活动。

今年是陕西连续第4年参与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与以往不同,今年西安班充分体现了文旅融合的特色,不但研修主题为“文旅融合,文明中国”,参与的青年汉学家也更多地来自文化、旅游及相关领域。此外,专家授课科目也更多地涉及陕西的历史文化、

民俗风情、旅游发展、“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等内容。本次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西安班为期20天,除专家授课外,33名青年汉学家将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及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等对口研究机构 and 专家学者开展专题研讨和交流。此外,他们还将赴陕西延安、榆林和内蒙古鄂尔多斯进行调研考察。

据悉,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是文化和旅游部针对海外青年汉学家的国际文化交流重点项目,旨在搭建支持海外青年汉学家开展中国研究的全球性平台,为各国汉学领域的青年人才创造与中国本土学术、文化、教育、旅游机构以及社会团体、企业和学者开展交流、合作的机会。

丹麦王公贵族织绣品 恭王府展出

本报讯(记者冯倩)9月4日,由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与丹麦王国菲德烈堡国家历史博物馆共同主办的“17—21世纪丹麦王公贵族织绣品:恭王府博物馆特展”在北京恭王府博物馆开幕。本次特展呈现了丹麦17世纪至今王室及贵族对昂贵织品的应用,展示了纺织品和文化生活之间的重要联系。

该展共设恭王府嘉乐堂正殿及东、西配殿3个展厅,展厅专门搭建了菲德烈堡中巴洛克风格接待厅,皇室餐桌上陈设了“丹麦之



“17—21世纪丹麦王公贵族织绣品:恭王府博物馆特展”活动现场

冯倩摄

花”餐瓷原品。展览获得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的特许,展示了由女王亲自设计创作的刺绣艺术品原件,包括一面绣着食物和餐盘的桌布,以及4件靠垫。

值得关注的是,展览特别突出中国元素,展厅内的一面墙壁上悬挂着阴阳八卦“水、火”图案的挂毯,居中一件中式橱柜,两侧共4把中国椅和叉骨椅相对,均由丹麦设计师借鉴中国家具风格设计而成。

恭王府博物馆馆长冯乃恩表示,丹麦王国菲德烈堡国家历史博物馆的所在地菲德烈堡与恭王府

曾分别是丹麦王室和中国皇族的住所,伴随历史发展,二者都在遗址上建成博物馆,成为两国进行近现代历史研究和对外展示的窗口。早在2008年,中丹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际,两馆就开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联合举办的多项展览深受两国观众喜爱。两馆之间的合作已成为中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一环。

据悉,另一项展览“碎片合成:卡斯帕·埃斯特鲁普绘画作品展”也在恭王府博物馆展出,两项展览于9月5日至10月16日向公众开放。

演出装备漂洋过海到迪拜

本报记者 罗群

“对于可能遇到的麻烦和困难,我们也做了详细的预案,幸好这些困难并没有真的出现。”吴浩说。

据了解,考虑到成本、体量等因素,布景、服装等的跨国运输一般走海运途径,周期约45天。由于海运容易受天气等因素影响,因此,上海歌剧院打出提前量,早在半年前就开始沟通运输事宜,灯光、音响等大型设备从当地借用,需要运输的其他演出装备7月初“上路”,8月中旬顺利抵达迪拜,演出前10天左右清关完毕。“卸车比预想快了一个半小时,当地的技术工人配合上海歌剧院的核心技术人员,在两天内顺利完成了装台。”吴浩说。

乐器的运输同样不轻松,考虑到温度、湿度等对乐器的影响,许多乐器不宜运输。大提琴、小提琴等乐器,由演奏员随身携带;云锣等对温度、湿度要求不高的大型乐器,随服装、道具等海运,抵达后,演奏员再把散落开来的零部件一件件组装起来。对于贵重、大型、不便运输的乐器,上海歌剧院提供了具体的型号、参数,由迪拜当地提供租赁服务,包含6个低音贝

斯、两台双排键、一架钢琴、两架竖琴、一个合成器。乐手抵达后,第一时间上手、查验,以便尽快投入演出。吴浩说:“当地的提供商非常专业,竖琴还配套提供了琴凳。只有合成器的一个踏板有点小问题,但也及时更换了。”除了租用乐器、设备,上海歌剧院还邀请了30名当地小朋友参加《图兰朵》的演出,合唱名曲《茉莉花》。“这也可以加强与当地文化的交流,激发当地观众的观赏兴趣。”吴浩说。

从物资的运输到演员的衣食住行,再到所有行程安排、注意事项清晰细致的《出访手册》,上海歌剧院为此次迪拜之行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理想的效果背后是一批专业人士的付出,上海歌剧院的演职员甚至根据当地与中国的时差和航班抵达的时间,来调整飞机上的睡眠时间,以保证到达目的地后,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进入状态。“这些事情是观众看不到的,但为了实现零差错我们必须要做好了的。为了完成演出,在迪拜展现出上海歌剧院的艺术品质,为了做好文化交流、展示好中国的形象,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吴浩说。